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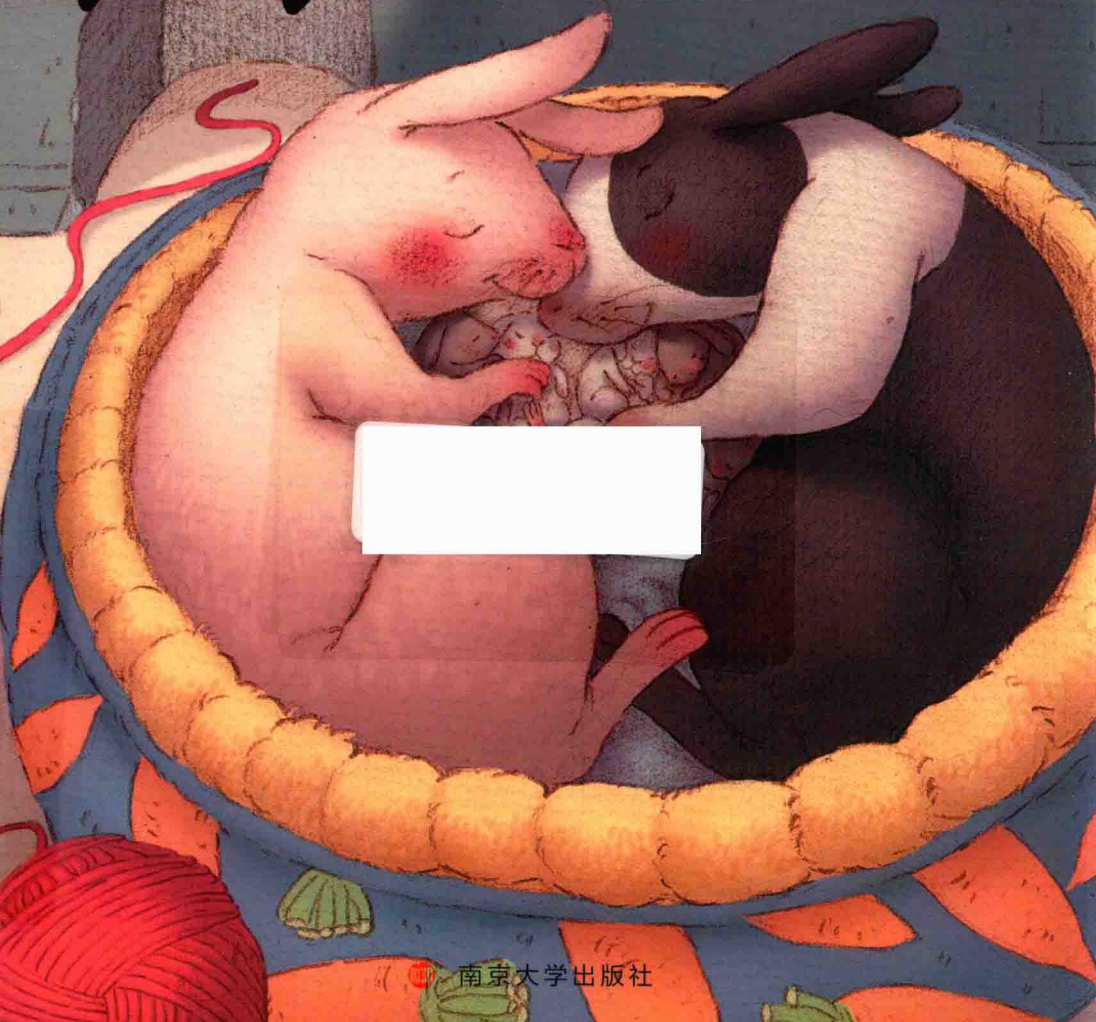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车培晶
|| 著

月光里的新婚兔



南京大学出版社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月光里的新婚兔

车培晶 =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里的新婚兔 / 车培晶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305-18725-4

I. ①月… II. ①车…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486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项目人 石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书 名 月光里的新婚兔
著 者 车培晶
责任编辑 朱丽 邓颖君
终审终校 巫可益
装帧设计 谷久文
美术编辑 詹恋莎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30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6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725-4
定 价 28.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车培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儿童文学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曾任中学教师、少年杂志编辑、电视台记者、中日合资动画企管，现于大连广播电视台工作。

1984年车培晶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神秘的猎人》《魔轿车》《表妹开花》《装在橡皮箱里的小镇》《爷爷铁床下的密室》《我的同桌是女妖》《西瓜越狱》《狼先生和他的大炮》等36部图书；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六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中国图书奖，以及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金近奖等；所编剧的60集儿童电视剧《快乐的同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陈婉秋

封面插画师

陈婉秋，独立插画师，绘本作者。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儿童故事，书架里满满的都是国内外的优秀儿童书刊及绘本，同时也为自己从事这个职业而感到自豪，希望未来能创作出大家喜欢的作品。

我相信在小朋友们的心里，都有一个五颜六色、天马行空的广阔世界，而我们可以保留一颗童心和他们一起飞翔！



汪小伦

内页插画师

hi, 这里是汪小伦，本科动画毕业，后来又去了天津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学习传统绘画。上学的时候对各种艺术门类都很有兴趣，个人来讲对插画尤其喜欢，所以我现在依旧过着白天去做动画，晚上去画插画，周六周日去教小朋友画画的生活……

觉得画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插画师是一个把自己奇妙的想法通过画笔实现的造梦者，对于未来，希望自己当一个“宅人”无拘无束的用画笔把自己的梦实现下去。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的标志，源自旺旺小朋友的一幅画，她是个喜欢在爸爸开设的独立书店里安静看书和画画的孩子。她画上的生灵永远是微笑的，拥有一双纯真、好奇又温柔的看世界的眼睛。很多大人为她的画着迷，仿佛一下子换上了童年的眼睛，充满想象力、对世界有无限的探求……



目录

月光里的新婚兔 1

瘦狼和胖狼 13

雪镇上的美丽传说 23

钟表师的咒语 43

老好邮差 47

女孩和空房子里的老钢琴 53

拜托，不要来那么多 59

有心眼儿的桃 71

西瓜越狱 83

苹果树上的傻苹果 95





冰狼 107

村里有个喇叭匠 115

风筝姑娘和三个强盗 121

跑起来呀，小木床 135

一架梯子的一辈子 143

小不点拖拉机 153

布兜将军 161

有个妖精叫塔几里 171



月光里的新婚兔

我是一只兔子，可不是山兔，我是家兔，有教养，有主人，有阁楼。小时候，我的主人阿也，嗯，一个小男孩，他管我叫菜花，直至今今天他仍这么叫，菜花，菜花——这也没什么不妥，他认为我像菜花，就叫好了。

不过，我的新娘子，嗯，它叫乃娅，一只波兰兔，它认为叫菜花有失大雅，因为我毕竟不再是一只小公兔，而是它的丈夫，并且过不了多久就要当爸爸了。按乃娅的意思，我应该修改名字，叫苹果，或叫萝卜。

嗯，就叫萝卜吧，这听上去很像个爸爸。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无法与我的主人阿也沟通，让他知道我想修改名字的事儿，因为喊我名字最多的是他，还有他的玩伴小翼——小翼喜欢趴在楼上窗口喊我：“菜花，菜花，你吃西瓜皮吗？”

一只兔无论多么有教养，也不可能与人对话，这你知道。然而，



我必须制止阿也和小翼喊我菜花，必须，而且要尽快，这不仅为了对乃娅有个交代，还有别的原因。

“别的”是一只老鼠，它不是家鼠，而是一只野老鼠，就是喜欢在地洞里藏麦粒、黄豆的那种泥腿子，可它一直称自己为家鼠，它是在隐瞒自己的历史呢！这个，我必须说详细点，因为这家伙脸皮很厚，而生活里又不能没有它。它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但它是一个厚脸皮，这一点是肯定的。

那天黄昏，嗯，就是我和乃娅刚认识的那个金色的时刻，厚脸皮也让我们认识了它。那时我和乃娅正在亲密，我很激动，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想乃娅也是，就在这当口，厚脸皮出现了。

一看就知道，它是个生活经验颇为丰富的家伙，嘴边翘起的每一根胡须都在告诉我们，它对世界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它进了我们的阁楼，连句寒暄都没有，抱起一块苹果就啃，仿佛苹果原本就是它放在那里的。后来，它居然打算把苹果带走，只是无法把苹果从板栅的缝隙间运出去。它为此恼火，所以才开口说话了。

“叽吱叽吱！叽叽吱吱！”它说了一通鼠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兔与鼠尽管有一点远亲关系，但这毕竟是远古的事了，各自的语系演变到今天已是大相径





庭，尤其我们兔子，早已习惯用默语交谈。默语你懂吗？就是通过翻动嘴唇、通过眼神的传递，进行交流。人类一直有个结论，说兔子天生是哑巴，这是极其错误的。兔绝不是哑巴，我们只是不愿意制造声音罢了。地球与三万年前比起来已经相当嘈杂了，没必要再往里面添加声音，给全体兔发一块环保奖牌，这倒是人类应该做的一件事。另外，兔和鼠老死不相往来，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兔即兔，鼠即鼠，一个沉默，一个不安分，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厚脸皮叽叽吱吱叫个不停，还居然把它细长的尾巴像鞭子一样甩来甩去，对我们指手画脚。我烦透了，它妨碍了我——我的幸福时光。

要知道，我和乃娅刚相识，感情还没有像桂树根子那样牢固，假如我对厚脸皮有所姑息，很容易造成乃娅对我心灰意冷。所以，我必须做出应有的姿态，让乃娅对我有信心。我双耳高耸如剑，后腿蹬直，整个身体呈峭崖状，假如有必要，我会向那家伙发出一声啸叫。

乃娅很怕，绒毛瑟瑟抖，它藏在我身后，那里是“峭崖”，比较安全。说句实在话，我很在意它害怕的样子，我敢说，任何一只成年公兔都很在意这个。公兔希望母兔依仗自己，小鸟依人，否则公兔的存在就打了折扣。

可是，天呐！厚脸皮并不在意我，它不像我想的那般好恻吓，它没有离开的意思，它开始磨牙，用大门牙啃板栅，喀嚓喀嚓！它分明在叫嚣它的门牙比刀子还锋利，打磨后更锋利，割兔肉像



割纸一样容易。

我忽然瘫软了，胃部急剧地痉挛，心脏也在痉挛，我无法让它们不痉挛，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你知道，家兔一直以来崇尚教养和高贵，不爱夸夸其谈，更鄙视打架斗殴。

我想知道藏在“峭崖”后面的乃娅情况如何，于是回目窥视。嗯，它闭着眼睛，是吓晕了？还是睡了？最好是睡了。

厚脸皮终于磨完了牙。它要行动了，它那刀子似的门牙会扑向我的鼻子，鼻子的神经最敏感，割一下会很疼很疼，会流血。我准备着，在鼻子遭到攻击时我一定不让自己的身体弹起来——那样乃娅就不会被惊动，即便疼死了我也要保持安静，绒毛不要有一点哆嗦，我做好了准备，做好了……忽然有人喊：

“菜花，菜花，你吃西瓜皮吗？”

是小翼，她趴在他家楼上的窗口喊。

咚！一块西瓜皮从楼上飞下来，落入阁楼的天窗口，不偏不倚砸在那只野老鼠的脊梁上，它噌一下蹿起，蹿得很高，我以为它要进攻我的鼻子，不是，它逃跑了，像一颗飞弹从板栅缝隙间弹出去。

这个结局太突兀，我像死了一般呆在那里，脑袋一片空白。我听到乃娅在“峭崖”后面喊：“萝卜！萝卜！”嗯，它在赞扬我，它认为是我把厚脸皮打跑了，它的一对美丽的红眼睛射出喜悦的光芒，璨若桃花。

接下来，乃娅幸福地依偎在我身旁，幸福地睡熟了。可我心里惴惴不安，该不该向它解释一下，让它明白，是西瓜皮吓跑了



厚脸皮？

我给出的答案是“不”。

这样做绝不是一只高贵的家兔应有的品格，我明明知道，但我还是把这个重要细节隐瞒起来。

月亮在桂树后面悄悄升起，树的蓬松的轮廓被点亮。幸亏有这棵树，不然，月光会把我虚浮的面容照得通亮。

二

我们的阁楼是阿也请他当木匠的爷爷修建的，很漂亮，离地面有半米高。住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自己的身价大不一般。其实，我清楚我不过是一只平常家兔，和别的家兔别无二致，但我就是遏止不住自己的这种优越感。这大概就像人类，本来都是一样的，一旦坐到软卧车厢里，就会觉得自己比坐在硬卧车厢里的人高贵很多。

乃娅也打心里热爱这座阁楼，它从没住过





这种距离地面很高的阁楼。它原来的家是一幢破烂竹笼，而且紧贴地面，下雨时，它和它的母亲，还有一大群兄弟姐妹，一半身子要浸泡在水里，就像浮出水面的水獭。乃娅说，夜里睡觉它被一大群兄弟姐妹挤得都要窒息了。那种日子可真够呛啊！

可以这么说，乃娅嫁给我就等于从地狱升上了天堂。所以，它心情愉快地怀上了我和它的孩子，并且答应我，要为我生 280 个儿女。280 个儿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乃娅一生中至少要怀孕 28 次，每次保证生 10 胞胎。我非常满意。

兔自古以来就追求高密度繁殖，没有高密度繁殖，就没有兔的未来——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训，尽管，家兔已经被人类驯化得十分完美，但祖先的遗训我们还是牢牢记着。别以为高密度繁殖有多么愚昧，兔不是老虎，更不是大象。假如真要到了我们懂得理智节育的那一天，那么，死神的弯刀就该落在我们族群的咽喉上了。

现在，我必须让我的主人给我修改名字，这是一项紧迫任务，我的妻一直在敦促我落实。

早晨，阿也捧来一些新鲜的蔬菜，他把蔬菜放进阁楼里，用手摸摸乃娅的腹部，说：“快分娩吧，让菜花当爸爸！”他是个好动的男孩，一双旱冰鞋不离脚。他总是欺负小翼，小翼的性格有点像家兔，让人打了从不还手。我对阿也很有意见，打人不好，没教养。不过，阿也对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让我十分满意，乃娅就是他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乃娅的绒毛黑白相间，我的皮毛是一成不变的灰色，乃娅让我耳目一新，知道了地球上竟有这



种斑斓的母兔。

必须让阿也给我修改名字，他不能再叫我菜花。我用兔的默语跟他反复交流，一遍一遍，可他听不懂，照样叫我“菜花，菜花”。唉，一只兔想与人沟通根本就不可能。

乃娅却不这样认为，它认为想办到的事就一定办得到，关键是信念。

我不赞同它这个观点，难道，一只兔决心像鹰那样飞起来就一定能飞起来吗？信念只是信念，它不等同于现实。

我这种态度让乃娅很失望，它躲到栅栏边，不吃东西。我一时不知所措。它有身孕，饿着肚子怎么行？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它对抗，不想破坏我们的幸福。我还要等它为我生280只小兔呢，这才刚开始。

那么，就坚定信念修改名字吧。我开始嗑阁楼板栅，咔咔咔！咯咯咯！我使出最大的力气嗑，我想用不一样的行为告诉我的主人，我要修改名字。

阿也跑来了，说：“菜花，菜花，不许嗑！”我才不要听呢，嗑得更加起劲了，被嗑掉的木渣纷纷扬扬。嗯，用不了多久，板栅就会被嗑断。阿也发脾气了，揪住我的耳朵打我的屁股，啪啪啪……

等他离开后，我又开始嗑，这回嗑的是另一块板栅，咔咔咔！咯咯咯！阿也又跑回来，说：“菜花，菜花，我要惩罚你！”他又一次打了我，这次打得特别厉害，我的鼻子被打破了，流血了。要知道，我们家兔最怕见血，我吓晕了，直到深夜才苏醒过来。



就为了修改名字，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没有结果，血白流了。我非常难过，晚餐没吃。淌在嘴边的鼻血凝固了，一根胡子变成绛红色，并与绒毛粘在了一起。这一切，乃娅都看见了，我已经努力了，我是坚决要修改名字的。而乃娅要的是结果，它不心疼我流血，仍一遍又一遍敦促我修改名字。

唉，这之前我只知道它是一只温婉的波兰母兔，现在，我知道它还是一只执拗的母兔，嗯，总算全面认识它了。我后悔娶它了吗？不不不，不后悔，我就要当父亲了，为什么要后悔？

好吧，好吧，为了当父亲，为了拥有 280 个孩子，我一定让乃娅满意，就按照它说的做，坚定信念修改名字。于是，我又开始嗑板栅，咔咔咔！咯咯咯！不管阿也怎样发脾气，怎样打我，我都要坚持下去，把板栅嗑断，把所有的木头都嗑断，把它们嗑成一大堆木渣渣！

三

那个夜晚我真是疯了，板栅嗑断了一根又一根。嗑木头的声音特别响，我需要这么做，就是要让阿也听见，让他从梦里惊醒。

但没有，阿也没被惊动，他没有出现。那个厚脸皮家伙倒是出现了。

这回它领来了四五只和它一样大的野鼠，它们好像是同胞兄弟，毛色一样的脏，牙齿一样的尖，小爪子一样的猥琐。像上次



一样，厚脸皮不打一声招呼，和它的一帮兄弟直奔我们的餐盘，那里有蔬菜、黄豆，它们旁若无人，大吃大嚼，吱吱吵叫。吵些什么我听不懂，但从它们斜视我的眼神中我明白，它们知道了我被主人暴打的事情，它们在议论这件事，我疯狂嗑板栅的举动变成它们餐间一份笑谈。它们就那样一边高兴地议论着，一边咀嚼食物，厚脸皮甚至用它那根细长的尾巴抽了一下乃娅隆起的腹部——它这是在挑衅，像在说，家兔是菜花、是棉花，看着个大，其实又笨又胆小，什么也不是。

嗯，我气疯了，真的疯了。我使出更大的力气嗑板栅，嗑啊嗑啊，我把板栅当成了厚脸皮，还有它的兄弟，我用咔咔咔的声音警告它们：“没教养的东西，请离开我们的阁楼！”

就在这时，我听到乃娅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它是被野鼠吓坏了吗？不不不，它要分娩了，要生小兔子了！是啊是啊，它要生产了，它不希望房间里这么乱，这么多的野鼠看着它分娩，它会很不自在。

但是，老于世故的厚脸皮却希望在进餐之时观看一场分娩节目，还有它的兄弟们，它们都对兔分娩表现出浓郁的兴致。可我心里担心这群吃杂食的家伙另有企图——它们想品尝鲜嫩的小兔子肉。

我想我该发出一声啸叫了，让它们走开。我吸进一大口气，又吸进一大口，又吸进一大口……肚里鼓鼓胀胀，我准备咆哮啦，像狗那样咆哮！但我失败了，我没能发出声音来，吸进那么多气白吸了，我的声带怎么了呢？

乃娅仍在呻吟，野鼠们把它团团围住，像看戏一样看着它滚



动的腹部，还有它抖动的耳朵和抖动的短尾巴。嗯，它的眼睛露出惊恐，我说的是我的妻子，它在害怕地发抖，发抖。

可恶的野鼠们！

我怒不可遏，但没有更好的办法让野鼠离开阁楼，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没有，我的胃部在痉挛，心脏在痉挛，腿也在痉挛，浑身都在痉挛。幸运的是，牙齿没有痉挛。咔咔咔！咯咯咯！我使劲嗑板栅，使劲，使劲！我把板栅当成野鼠，不，是当成我自己——我自己的胃，自己的心脏，自己的腿，我使劲嗑，嗑，嗑，我不许它们痉挛，我向乃娅传递一个信息：“有我——你的丈夫，你不要害怕，什么都不要怕！”

月亮惊诧地躲在桂树后面。

“咔咔咔！咯咯咯！”我嗑板栅的声音特别响亮。

一会，月亮跳到另一棵桂树的后面，那棵桂树也显得很惊愕。

“咔咔咔！咯咯咯！”我嗑板栅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亮。

月亮吓坏了，它在桂树后面颤抖。阁楼也开始颤抖，颤抖……忽然哗啦一声巨响，阁楼坍塌了！

月亮从桂树后面惊跳出来，洒下一片惊恐的光明……

四

好久好久，我才醒来，天已经亮了，月亮惊愕的面容被鲜活的阳光湮没。